



冬皇仙逝

光陰荏苒，歲月匆匆。孟小冬由香港到台北定居，轉眼十年時間已飛逝而過。

一九七六年農曆十一月十六日，是孟小冬六十九虛歲生日，因為我國向有「慶九不慶十」的傳統習慣，所以她的港台弟子們和在台的親友，早在這年的春天，即籌備祝壽大會，計劃唱一場堂會戲，大大慶祝一番，其中有一齣《黃鶴樓》，預定是由杜二小姐主演周瑜。她以前在上海票戲，工小生，最崇拜葉盛蘭，還向葉盛蘭學習過唱腔身段；到港台後，便向冬皇學唱小生戲，這齣《黃鶴樓》的小生，即由冬皇親授。可惜後來因為眾弟子分散各地，無暇排練，未能實現。乃於壽誕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五日由在台的親友為冬皇暖壽，在信義路家中辦了兩桌豐盛的酒席，冬皇十分高興。這一天她由杜二小姐等陪同，又特地去了法華寺誦經，這也是她到台北以後去該寺念佛誦經的既定日子。

第二天，祝壽典禮在金山街金山航業公司招待所舉行，前來祝壽的除冬皇的弟子親友外，台灣影劇界知名人士和一些國劇界的朋友也都來參加。席間，來賓紛紛登台清唱表演，壽星因年事已高，喘咳不止，雖未親自一展歌喉，亦命弟子錢培榮清唱一段《定軍山》以為示範。晚飯後，還由前來道賀的曲藝演員朱培聲和張宜宜兩位先生表演了「上海滑稽」戲助興，引起哄堂大笑，冬皇聽了更是笑口大開，極為高興。

冬皇做七十大壽（虛歲），雖然愉快興奮，但接連兩天的勞累，使她原本不太好的身體，更是加重了一些；一直到年底，身體都不適意，感冒不斷，哮喘更甚。春節過年，很多客人前來向她拜年，而冬皇卻顯得疲乏、沒有精神。姚玉蘭勸她去診療所診治，孟小冬非但不肯，還說，「大過年的跑什麼醫院，妳不要說不吉利的話。」為此，姐妹倆還爭執了一番。

孟小冬平時就非常迷信，居常說話時，不吉不利的字眼絕口不帶。到了晚年，更忌諱一個「死」字。她聽姚玉蘭在大年初一叫她去醫院看病，心裡就有點犯忌。於是她對姚玉蘭說：「我勸妳應該要早點立一張遺囑。」姚反問道：「妳怎麼不立一張呢？」孟說：「我和妳不同，妳有錢，有子女，我是錢和子女都沒有，所以不用立遺囑。」姚聽了無話可對，只有苦笑而已。

孟小冬說自己是錢和子女都沒有。「錢」可能是真的沒有，因為一九五一年杜月笙死時，她只得到兩萬美元遺產。一切養老生活開銷，全靠這兩萬美元，如果平均每年花費一千元，二十多年下來，手頭怎麼能還有餘錢呢？若說子女，孟小冬曾有過兩個女兒：一個親生，一個領養。據知情人說，冬皇晚年在香港曾對摯友透露過她在北平生有一女，不過生下不久，因有氣，不喜歡，便送人了。後在拜師余門前，又在北平領養了一個，乳名大玉子，後跟隨冬皇一起到了香港，隨杜月笙姓，改名杜美娟（人稱玉妹）。玉妹因自由戀愛，尋了男朋友，而冬皇還是舊腦筋，總擔心她受人欺騙而加以阻撓，因而母女失和。後美娟隨戀人去了美國，再無信息。倒是親生女兒長大成人，頗有出息，曾於上世紀六〇年代中期提出赴香港探母，但因故未能成行。

一九七七年春節過後，孟小冬的哮喘病日益加劇，本來用來治標的中成藥，已不見效，杜二小姐和姚玉蘭都力勸她去醫院治療，她還是不樂意。一直又拖延至五月中旬，實在支持不了，才請醫師來家診斷。醫師勸她住院治療，她還堅持不肯，只說：「等我考慮考慮，你們聽我的信兒。」家人親友再勸急了，她就不耐煩了，說：「你們給我談點別的好不好？看電視吧！」話已經說到這個份上，別人也就不好意思再張口惹她不高興了。

五月二十日以後，醫生發現其肺部積水，力促住院，仍未獲准。二十五日晚上，在一陣劇烈咳嗽氣喘之後，就把頭一低，已不省

人事了，家人送她到廣州街中心診所急救，割開喉管，把痰吸出，但仍昏迷不醒。延至五月二十六日（農曆四月初九）晚十一時五十分，終因肺氣腫和心臟病併發症而去世，享年七十歲。

臨終前一個月，冬皇忽然把杜月笙的大弟子陸京士請到家裡，托他代為物色墓地。冬皇一生信佛，到台後，早已決定將來死後葬於佛教公墓，經陸京士打聽，台北縣樹林鎮淨律寺傍山佳佛教公墓正好有一塊墓地出讓，陸密告冬皇，遂即拍板買下。後請人設計墳墓園式，畫了兩次圖樣，冬皇全不滿意，親自提出修改意見。五月二十四日對第三次圖樣予以認可，而二十五日就病危入醫院，也真算是巧合了。

二十七日晚，杜府及恆社人士集會商討治喪事宜，研究如何出訃聞。因冬皇身邊無子女，撰發訃聞頗感為難。幸而杜月笙長子杜維藩豁達大度，願意出名，稱冬皇為「繼妣杜母孟太夫人」，全體子女列名訃告各界，終於圓滿解決了一個難題，六月六日分別在台灣《中央日報》和香港《工商日報》登載了杜府的訃聞。杜家親友和社會各界，一致認為杜大公子此舉頗識大體，對其倍加讚譽。

六月八日下午，杜府在台北市立殯儀館景行廳大殮，姚玉蘭早早來到，人們見她紋絲不動坐在殯儀館裡。有人說：「別看她胖，可是她鎮得住！」這也是孟小冬常在姚背後說的話。

景行廳內及院子裡掛滿了各界人士贈送的輓聯、輓幛和花圈。嚴家淦「頒賜」的匾額「藝苑揚芬」；張岳軍輓聯「絕藝貞忱」；陳立夫輓聯「菊壇遺愛」；黃少谷輓聯「共仰其賢，能以堅衷申志節。所立者大，不以絕詣感人琴。」；張大千輓聯「魂歸天上，譽滿人間，法曲竟成廣陵散。不畏威劫，寧論利往，節概應標列女篇。」；丁秉鐸輓聯「令名久遠，冬皇美譽滿天下。輝耀菊壇，余派嫡傳第一人。」；李嘉有（猷）撰「哭凝暉師」輓聯三首「一代尊皇座，

仙音世所稀。鬚眉傳矩矱，聲口狀幾微。苦學身辭富，高歌韻欲飛。羅田衣鉢在，趨步必相依。」；（師劇藝造極，世尊冬皇。聲口為唱念之韻致，出陳彥衡《說譚》。羅田，為余叔岩先生之故里。）；「爐島登門日，鏡前受妙章。珠簾唐克用，宗卷漢張蒼。設境由心造，登台欲我忘。夜涼談藝罷，歸路月如霜。」；（珠簾寨、盜宗卷皆師親授，余劇甚多，特舉例言之。五六兩句，則演劇之妙諦也。）；「十載蓬瀛住，登堂喜復頻。感寒愁嗽緊，上氣但眉顰。強語傳珍秘，持生極苦辛。全歸悲永訣，天不慙斯人。」；（師患喘咳之疾甚久。年來益甚，然稍間仍為弟子等講說劇藝。）

祭奠開始，一時半家祭，二時起公祭，由陸京士代表恆社弟子主祭；由冬皇大弟子呂光代表參加祭禮的門生十二人主祭，恭讀祭文，備極鄭重。弟子錢培榮、李猷、趙從衍、蔡國衡、沈泰魁、黃金懋、丁存坤、李相度、汪文漢、龔耀顯、張雨文陪祭。此外，還有國劇欣賞委員會、再興小學、復興、金山航業公司、國立復興戲劇學校，以及國劇團、隊等單位公祭。前往致祭的社會名流有：顧祝同、王叔銘、陶希聖、張大千、王新衡等多人；國劇界知名演員有：粉菊花、章遏雲、秦慧芬、顧正秋、張正芬、李桐春、胡少安、哈元章、李金棠、周正榮、徐露、姜竹華、郭小莊等多人。

大殮結束，三時十五分起靈，起靈前全體公祭，由吳開先主祭，靈車開往樹林鎮，素車白馬，備極哀榮。四時二十五分到達山佳佛教公墓。四時四十五分舉行葬禮，並舉行全體告別公祭，由陸京士主祭，五時葬禮完畢。到墓園送殯的群眾達一千餘人，同聲哀悼，極盡哀榮。「杜母孟太夫人墓」幾字由國畫大師張大千題寫。

從此，梨園冬皇、京劇一代名伶、余派傳人孟小冬埋骨於此。這裡叢林稻田，視野遼闊，青松環抱，風景獨好。這裡沒有悠揚的琴聲和鑼鼓喧天，沒有大紅氍毹，也聽不到叫好的掌聲，只有萬籟俱寂，一片寧靜。